

儿时补锅声

陆明华

长年肩挑火炉风箱穿街走巷的补锅匠，用别具特色的吆喝招揽生意：“补鼎补锅补面桶喽——”补锅匠底气足，嗓门大，再加上扁担上挂的铜串撞出“咧、咧、咧”的声音，让全村人似乎都能感受到他的气息。

我记忆中的补锅师傅们大都是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典型的手艺人打扮：头戴一顶久经烟熏已看不出颜色的“解放帽”，耷拉着“帽舌头”，皱纹纵横，深深地刻在胡子拉碴而又黑乎乎油亮亮的脸上，干活时常把抽了一半的香烟掐灭夹在耳朵上，等稍微消停一下的时候再吞云吐雾“享受”一下。衣裤没有什么特色，也就是劳作时脖子上系一件能遮住膝盖的粗布围裙，手臂上套一副护袖，尽量不弄脏或弄破衣裤。

补锅匠肩挑两个木箱子，一个箱子装工具，一个箱子装材料，然后走乡串巷，沿途吆喝：“生铁补锅子，修缸补甕来”！遇到有人需要补锅，便停下支起小煤炉，风箱拉得呼呼响。炉里放上耐火小杯，杯里装满生铁片。同时准备好工具与材料，把铁锅的漏洞处擦亮，待小杯里生铁融成铁水，用一只小勺从小杯里舀出铁水，飞快地倒在一块柔软的圆石棉毡子上，快速晃几下，铁水就变成了一粒橘黄色小圆球。然后，只见他把那粒橘黄色的小圆球对准铁锅漏洞处，再用一个专用工具，从下往上、从外往里轻轻一挤，滋，冒出一小股淡烟，不一会儿，铁水就凝固在漏洞处，形成黄豆大小的补痕，再用锉刀锉平，试水不漏，即告完成。

补漏锅，以疤计价，一口锅本来就值不了多少钱，补锅的报酬更是寥寥。补锅匠到处流浪，一根扁担挑着所有家当，黑乎乎的铺盖卷，黑乎乎的工具，一路吆喝，一路工作。没听说哪个匠人靠手艺发大财的，补锅匠行走在风雨中，奔波在毒辣的日头下，仅仅是为了糊口，但在旧时农村，他们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有一次，我和姐姐争抢锅巴，我用力一铲，咔嚓一下，将锅底铲出了两个黄豆大的小洞，我吓呆了。姐姐训斥我说：“你怎么用这么大的力气呀？这锅用了十几年啦！妈回来要骂我们了。”“那怎么办？”我说。姐姐安慰我说：“你如果看到了补锅匠，就请来补一补，试试看！”恰好当日下午，我突然听到补锅的吆喝声，赶忙叫住了补锅匠。补锅匠年近七十，头发花白，看了下破了的锅，就将炉子放在门前的大树下，生火，加炭，拉起风箱动手了。

炉火冒着青烟燃烧起来，补锅匠拿出一个陀螺似的坩锅，将它埋在炭火中，用准备好的几片碎铁片丢进坩锅内，不停地拉起风箱。

炉火正红，泥色的坩锅也烧得火红，铁水在坩锅内沸腾。这时他拿起锅子，用尖头锤子敲掉洞边的杂质。



望穿秋水 刘鹏 摄

之后，他左手托着一块圆圆厚厚的毡布，毡布上铺满了像草木灰一样的东西，右手操起一把小勺子，快速地从坩锅里舀上一勺铁水，倒在毡布上，摇晃几下变成小火球。然后，把小火球从锅底外对准洞口，往上轻轻一顶。右手快速地拿起一个厚厚的短“布棒”，用力往小火球上一压。滋一声响，锅里冒出青烟，待青烟散尽，补锅匠的脸上也满是灰尘。

然后，补锅匠用砂轮将锅内凸现的补疤略加打磨，后用细砂纸平整一遍。

锅补好了，补锅匠还不让我拿走，装满水十分钟后，看看不漏，他才将铁锅递给我。我见原来两处破洞上，各补上了一块疤。锅内光滑、平整，手感舒畅，与旧锅并无明显差异。

补锅师傅说，这门手艺的诀窍有三点：一是铁水要熔透发白炸出火花，“火候”才到；二是布卷的挤压，劲用大了巴锅落了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掉，劲用小了，巴锅的铁水膨在上面，难看，用起来绊锅铲；三是茬口要绝对清理干净，否则铁水粘不牢。

“生铁补锅，手段赚钱。”那时补锅匠凭的是手艺吃饭。虽说生活中补锅匠是个必不可少的匠人，但谁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做补锅匠。我们乡下流行的段子说：“有儿莫学补锅匠，挑个担子走四方，一天整不到一碗饭，一生讨不起一婆娘。”由此可见补锅匠虽然讨人喜欢，能挣钱，但在大家的眼里没有什么地位，连个老婆都难娶到，因此学做补锅的人很少。

如今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家乡做饭都用上液化气灶、电饭锅等，谁家还用生铁浇铸的铁锅呢？谁又还需要补锅呢？曾经的补锅匠就这样消失了。不过，回想起那些岁月，也许补锅匠敲敲打打的声音，才让我感觉那是真的在过日子。只是时过境迁，我再也听不到儿时补锅的吆喝声和叮当声了。

远去的鱼

王 优

少时，夏天，老家一场大雨后，河水翻过拱桥，爬上堤岸，吐出猩红的大长舌，蚕食，吞噬，扩张，漫延。熟悉的小河膨胀起来，粗犷起来，陌生起来，浊浪滚滚，漩涡翻腾，那席卷一切的气势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沙地里，红薯消失，花生消失，桑树只剩半截尖尖，嫩叶浮在洪水里，飘啊飘，浪碴子挂在桑枝上，荡啊荡。有时滔滔洪流里还会飘下来几个南瓜，带苞的藤，带花生的藤，枯树枝，麦秸秆，还有猪崽子。也有衣物，在洪水里，鼓囊囊的，乍看吓一跳，以为是水打棒（被水淹死的人）。有人做了长长的竹钩子，站在岸边，捞柴捞物。

我常常挽起裤腿，赤了脚，跟父亲去捞鱼。父亲扛一个旧虾爬（捞鱼器具），我挎一个竹篮。那虾爬的破洞早已用新篾修补好了，空篮篓在我的手腕里荡来荡去。我们沿着河岸走，捡水流回旋处，逆水打捞。长柄的虾爬在浑水里浮起又沉下，父亲铆足了劲，控制着虾爬入水的深浅与方向。三捞两捞，再提起来。嘿！青脊背白肚子的鲤鱼在虾爬里蹦来蹦去。

父亲收回虾爬往沙地上一倒，我赶紧跑过去，抓起鱼儿喜滋滋扔在篮篓里。父亲继续打捞，我继续跟着。河水滔滔，已经灌进临河的稻田，田埂下的丝瓜架快要没顶。河水掏空了岸边的泥土，有些堤岸悬着，看起来并无异样。刚走过，“啪！啪！”土埂坍塌，陷落的泥土被洪流卷走。据说有些捞鱼的人就这样捞着捞着，就成了河里的游鱼，随着流水去了远方。

父亲走在水边，躬身打捞，长长的虾爬扯来扯去。洪水舔舐着他的腿，有时爬上了他的膝盖，溅湿了前襟。“爸爸！我们去田缺边捉鱼吧”。“嗯。好。”他一定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担忧，往后退一退，平声静气。

那时候，稻田里的鱼总是特别多。没人喂养，很少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稻田，仿佛就是鱼的天堂。鱼儿携妻挈子，安居乐业，繁衍生息，鱼丁兴旺。

插秧时节，翻耕稻田，鱼从浅水处直往犁沟里蹿，不用费多少工夫，就能捉一盆。大的用油煎了，熬汤，那汤又浓又白，牛乳一般。小的剁丸子，连骨带肉剁成泥，加了豆瓣大蒜淀粉，炸得金黄金黄的，又酥又脆。一个个鱼丸子扔在嘴里，大嚼特嚼，一点都不担心会有

鱼刺卡了喉咙。

老屋旁边是几块稻田。待盛夏来临，一下大雨，田里的水哗啦哗啦，顺着田缺口，一路欢笑一路歌。田水流经处，泥鳅拐来拐去，蹦到路面上，似一截被水浸泡过的油菜梗。公鸡从竹林里钻出来，咯咯叫着，胆大的一嘴啄住一条，啪地扔了，又咯咯咯地昭告天下。可是，大家对泥鳅没多大兴趣，总觉得泥腥味太重，极少食用。殊不知，这肥美的鳅拐子原来营养丰富，是餐中美味。

放学路上，时不时地，也会在田缺口处，捉几条二三指宽的鲫鱼。拿回来，懒得打理，顺手丢给猫狗。那时候并不觉得这鱼有多么珍贵，有什么可惜。而今，昔日成群结队的鱼儿不知去了哪里，小河水稻田里捉鱼的情景已经成了记忆。野生鱼愈来愈珍稀，市场上买回来的养殖鱼，无论怎么烹调，再也不是小时的味道。

有一次，大雨之后，姐姐在临河的水沟里，抓了一条手臂粗的乌鱼。她举起鱼，兴奋得大叫。溪水哗啦啦响，稻禾青青，洪水森森，天地之间，布满盛夏的浩荡与充盈。姐姐举着雨水送来的礼物，举着天地的馈赠，比年画里骑在鱼背上的娃娃还要喜庆。“鱼！鱼！好大的乌棒！”隔着一大片稻田，乌鱼的白腹穿过了夏天盛大的绿浪，在我的眼前闪。只一瞬，白光消失，姐姐的哭声炸裂起来，盖过了整个湾里哗啦啦流淌的田缺水。

此后，许多年里，每当有了一点点意外之喜，总是不敢声张。怕自己的得意忘形，惹怒了翻云覆雨的命运，从而收走已经送来的馈赠。那条远去的大鱼，就这样不动声色地给我上了深深的一课。而童年的鱼，那些有关鱼的记忆，却不曾远去，总会溯游而上，徒留欣慰与惆怅。

